

险境 （里尔克）

正如自然听凭自己阴郁的乐趣
将万物置于险境，在枝杈和泥块中
对一切都不做特意的回护，
同样我们也不再受到存在始基的爱护；
它以我们冒险。[.....]
不过我们，比植物或动物更加
与此险境相依相伴，心甘情愿，有时还超过（而且并不出于自利）
生命本身，比它更多冒一口气的险。
这就为我们，在保护的范围之外，创造出
一种安全，在重力作用于
那些纯粹力量的地方；那最终将我们保藏的，
是我们的失怙，是当我们看见它有所威胁时就将它转向开放，
从而，在最广阔的周围，凡是
法则还触动我们的地方，赞同它。

尼采，1881：爱命运

首先要爱那必需的东西——而且是如你所能的那样美丽、完满地去爱之！‘爱那必要的东西’-amor fati[爱命运]，这就是我的道德，把所有善加诸于其上，使它超出它令人惊恐的渊源之上，向你提升。

海德格尔，1926-1929：死亡，畏，无

死亡不是尚未现成的东西，不是减缩到极小值的最后亏欠或悬欠，它毋宁说是一种悬临（Bevorstand）。【…】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随着死亡，此在本身在其最本己的能在中悬临于自身之前。【…】当此在作为这种可能性悬临于它自身之前时，它就被充分地指引向它最本己的能在了。在如此悬临于自身之际，此在之中对其他此在的一切关联都解除了。【…】于是死亡绽露为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作为这种可能性，死亡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悬临。

唯有对在畏（Angst）之基本情绪中的若干瞬间来说，这种发生才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以这种畏，我们并不是指屡见不鲜的畏缩，后者根本上属于只是太过容易出现的惧怕。畏根本不同于怕。我们总是怕这个或那个确定的存在者，这个或那个确定的存在者在这个或那个确定的方面威胁着我们。对……的怕总也是为某种确定的东西而怕。因为怕有其怕什么以及为何而怕这种限制，所以怕者和怯懦者被他所处身于其中的那个东西抓住了。他在努力躲避这种确定的东西，对其他东西也觉得阴森叵测，亦即说，整个地变得“不知所措”了。【…】畏不再让这样一种迷乱出现。远不如说，畏弥漫着一种独特的宁静。虽然畏总是对……的畏，但它并不畏这个或那个。【…】我们所畏和为之而畏的东西的不确定性却并不是缺乏确定性，而是根本不可能有确定性。这种不可能性在一种众所周知的解释中显露出来了。

我们说，在畏中，“某人感到阴森叵测”【…】我们不能说某人对什么感到阴森叵测。某人整个地就感到阴森叵测。万物和我们本身都沦于一种冷漠状态之中。但这不是在一种单纯的消失意义上讲的，不如说，它们在移开的同时就朝向我们。存在者整体的这种多开在畏中簇拥着我，趋迫着我们。没有留下任何支持。只留下这个“没有”，而且当存在者脱落之际，唯此“没有”向我们压来。

畏启示着无。

大勇者之畏决不容忍任何对于快乐的对立态度，甚或对于安然作业之闲适娱乐的对立态度。畏超脱这样一些对立，而是处于与创造渴望的喜悦和温柔的隐秘契合中。

源始的畏在任何时刻都能够在此中苏醒。【…】此在基于隐而不显的畏而被嵌入无之中。此在的这种被嵌入状态就使人成为无的场地守护者【…】在我们的此在中埋藏着一种有限化，而这种有限化埋得如此深邃，以

至于那种最本己的和最深刻的有限性拒不委身于我们的自由。

此在基于隐而不显的畏而被嵌入无之中的状态，就是对存在者整体的超逾，即：超越。

本雅明，1933：经验与贫乏，笑

没有了。很清楚，在经历过 1914-1918 年的这一代人身上，经验贬值了，这是世界史上一次最重大的经历。这可能不足为奇。当时不也能够断定：他们沉默着从战场归来，直接经验并没有丰富，反倒贫乏了？之后的十年中，充斥着战争书籍中的经验与口头传播的经验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还没有任何经验被如此彻底揭穿：战略经验被阵地战揭穿了，经济经验被通货膨胀揭穿了，身体经验被饥饿揭穿了，伦理经验被当权者揭穿了。曾坐着马车去上学的那一代人面对着自由天空下的风景：除了天上的云彩，一切都变了，在这一风景的中央，在毁灭和爆炸的洪流力场中，是微不足道的衰弱人体。【…】

经验贫乏——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似乎渴望新经验。不，他们试图从经验中解放出来，他们渴望一种能够纯洁明确表现他们的外在以及内在的贫乏环境，以便从中产生出真正的事物。【…】疲倦之后，继之而来的是睡眠，睡眠中不乏这样的情形：梦弥补着白日的悲痛和胆怯，表现着清醒状态中无力可及、非常简单却十分伟大的生死实现。米老鼠的生存便是当代人的这样一种梦。这种生存充满了奇迹，这些奇迹不仅超越技术奇迹，而且视之为笑料。【…】

人类准备着通过他们的建筑物、绘画和故事——在必要时——超越文化而幸存。但关键是，它要笑傲而为之。可能这种笑声听起来有些无教养，那么好吧，如果每个个体能给予那些大众些许人性，总有一天，大众会利滚利地偿还。【…】

霍克海默、阿多诺，1941-1955：绝对的否定性，生活的非生活状态，

应该设计出一个普遍历史再否认掉。大难之后眼见又是一场大难，这时再说有一个从历史中自行彰显出来、将历史总括起来的向上的世界计划，那是在挖苦了。不过，这个理由不能否认，有一种把历史零落碎乱的诸种动因和阶段全部焊接起来的统一性，一种统治自然、进而统治人并最终统治内在自然的统一性。没有从野蛮通向人道的普遍历史，却真有从投石器通向百万吨级炸弹的普遍历史。这历史将终结在有组织的人类施诸有组织的人的总体威胁中，终结在不连续性的整全中。

她们可以生存，却也可以被灭绝掉；她们的恐惧与软弱，是在永久的压迫中产生出来的与自然的更紧密的亲性和性，是赋予其生活的特别因素。这种情形使强人恼羞成怒，因为他们必须在尽力异化于自然的过程中付出自己的全力，同时也必须经常抑制自己内心的恐惧。他们只有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他们自己不敢发出的死者的呻吟时，才能与自然一致起来。【…】

统治者正是在他的猎物走投无路、悲痛欲绝的时候，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惩罚准则。已不再能威吓统治者的恐惧突然会爆发起一种会心的嘲弄，即那些自身为个体，却只是完全生活在集体之中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冷酷无情。在每个时代，这种回响着的嘲弄之声总是用来去谴责文明。（霍克海默/阿多诺，1941）

生活本身并不活着。（Das Leben lebt nicht）【…】

【…】任何人试图活下去——而继续生活本身带有某种悖谬的色彩，就像那些梦境，在梦里人们参与了世界末日之后又在结束时从某个地穴里爬出来——，大概就应该同时那样活着，活得有能力在每个瞬间抹除自己的生命。【…】

爱命运[amor fati]：这种爱本身也无法区分是在真的爱，还是希望自己能爱（同于基督教的原错），并恰恰放任了对无辜者的牺牲并使这种超善恶的非道德主义本身成为牺牲品。只有对爱无所见也不拥有的人，才会堕落到爱上石墙和栅窗的程度。【…】

“阿多诺先生，在经历了这多么灾难之后，你居然还要我们对人类还留在手里的那一点点保留物不满意？”

“只有绝望能拯救我们。”（盖伦和阿多诺的对话）